



中国画家名作精鉴

明清扇面精选

吴山明 主编 李仲芳 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中国画家名作精鉴
明清扇面精选

吴山明 主编 李仲芳 编著

责任编辑 薛蔚
文字编辑 潘洁清
装帧设计 薛蔚
责任校对 朱晓波
责任印制 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扇面精选 / 吴山明主编; 李仲芳编著.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9
(中国画家名作精鉴)
ISBN 978-7-5514-2284-0

I. ①明… II. ①吴… ②李… III. ①扇 -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①J22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1734 号

ZHONGGUO HUAJIA MINGZUO JINGJIAN MINGQING SHANMIAN JINGXUAN
中国画家名作精鉴 明清扇面精选
吴山明 主编 李仲芳 编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 编: 310006
网 址: www.photo.zjcb.com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2
印 张: 5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2284-0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总序	3
热来寻扇子	5

松下读书图·朱瞻基	13
桃花翔鹤·周臣	14
枯木寒鸦·唐寅	15
红杏湖石图·文徵明	16
天香·陈淳	17
牡丹·陈淳	18
选梅接枝·谢时臣	19
竹雀·周之冕	20
兰竹石·马守贞	21
墨竹·冯起震	22
仿倪瓒山水·董其昌	23
牧牛图·张宏	24
山水·蓝瑛	25
秋景山水·蓝瑛	26
山水·王铎	27

山水·王时敏	28
兰石·文俶	29
竹石·项圣谟	30
山雨欲来·项圣谟	31
山水·王鉴	32
梅花·陈洪绶	33
山水·吴伟业	34
南冈清韵·弘仁	35
举杯望月图·樊圻	36
山水·龚贤	37
桐荫客话·吕焕成	38
烟浮远岫·王翬	39
春柳桃花·王武	40
竹石山禽·陈字	41
山水·石涛	42

山水·王原祁	43
仿赵令穰山水·王原祁	44
桐荫仕女·王树谷	45
东坡博古·萧晨	46
山水·袁江	47
山水·华岳	48
仿江贯道山水·蔡嘉	49
荷花·金农	50
松堂读书图·钱维乔	51
山水·钱维乔	52
仿巨然长江图·戴熙	53
梅竹仕女·汤禄名	54
花鸟·任颐	55
荔枝·吴俊卿	56
芙蓉小鸟·倪墨耕	57

中国画家名作精鉴
明清扇面精选

吴山明 主编 李仲芳 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目 录

总序	3
热来寻扇子	5

松下读书图·朱瞻基	13
桃花翔鹤·周臣	14
枯木寒鸦·唐寅	15
红杏湖石图·文徵明	16
天香·陈淳	17
牡丹·陈淳	18
选梅接枝·谢时臣	19
竹雀·周之冕	20
兰竹石·马守贞	21
墨竹·冯起震	22
仿倪瓚山水·董其昌	23
牧牛图·张宏	24
山水·蓝瑛	25
秋景山水·蓝瑛	26
山水·王铎	27

山水·王时敏	28
兰石·文俶	29
竹石·项圣谟	30
山雨欲来·项圣谟	31
山水·王鉴	32
梅花·陈洪绶	33
山水·吴伟业	34
南冈清韵·弘仁	35
举杯望月图·樊圻	36
山水·龚贤	37
桐荫客话·吕焕成	38
烟浮远岫·王翬	39
春柳桃花·王武	40
竹石山禽·陈字	41
山水·石涛	42

山水·王原祁	43
仿赵令穰山水·王原祁	44
桐荫仕女·王树谷	45
东坡博古·萧晨	46
山水·袁江	47
山水·华岳	48
仿江贯道山水·蔡嘉	49
荷花·金农	50
松堂读书图·钱维乔	51
山水·钱维乔	52
仿巨然长江图·戴熙	53
梅竹仕女·汤禄名	54
花鸟·任颐	55
荔枝·吴俊卿	56
芙蓉小鸟·倪墨耕	57

总序

吴山明

中国绘画最早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的图纹，这些图纹虽只是描绘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日月水云、兽鱼蛙鸟等，造型简单而概括，但已经具有朴素的艺术意识。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车马饰上的图案日渐精美，雕绘详细，明显流露出作者创作时专工而愉悦的精神状态。出土的战国帛上有精妙的人物画，表明中国绘画不仅经历了绘画的自觉，还开始产生表现人自身情感的追求。此后的两汉、魏晋时期，人物画呈现创作高峰，载体多是墓壁、砖石、漆器和丝绸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是这个时期的巅峰之作。隋唐之后，花鸟、山水成为表现主体，延及宋、元、明、清，而山水画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画题材之大宗。由于文人大量参与，中国画得到哲学化的提升，出现了文人画，且流派纷呈，如元四家、明四家、浙派、华亭派、吴门派、武林派、清四僧、清四王乃至扬州八怪，体现了画家在精神美学层面的追求。

中国画作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独特的画种，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而渐渐广为人知，其与西洋画不同的思维方式所蕴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观照自然的独有智慧和哲学思想，更是值得艺术界乃至文化界深入研究的。欣赏一幅中国画，要“以象取意”，即不仅仅着眼于技法，而是透过作者描绘的形象看到更深层的意义，比如人生价值观、审美取向，或者情感诉求，等等。

中国画是以线性用笔塑造形象的，与西洋画以面与色彩来描绘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

与中国很早就发明毛笔有关，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已经有用笔画的鱼。毛笔有极强的表现力，也因此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书法艺术，同时也成就了中国画独特的品格。笔墨二字，不但代表了绘画和书法的工具，更是体现了一种艺术境界。孔子说“绘事后素”，以及《韩非子》的“客有为周君画荚者”，都说明了线条的重要，也体现出中华先民善于概括提炼的能力。有的线条不一定是客观实在所有的，而是画家思想、意境中特别表达的。有的线条是连贯的，与客体所呈现的一致，有的则是断续的、虚虚实实的，不影响对客体的呈现，但会更有趣味，体现出作者独特的美学感受。有的线条的墨色或淡或浓，虽然并非写实，但自然的无限生机和情趣跃然纸上。曾有评论者说黄宾虹的山水画里的线条是可以用来镊子一根根择出来的，说明其线条具有特立独行的品质。品赏中国画，一定不能不注意线性之美。

中国画尤重整体气息，即所谓“气韵生动”。六朝的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的六法，既总结了此前中国绘画的思想，也成为后来绘画之理念、艺术思想的指导原则，千百年过去了，依旧被艺术界和理论界奉为圭臬。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把“气韵生动”放在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画不是自然主义的写实，而是要有对于世界、生命的主观表达和哲学感悟。它是中国画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绘画批评的最高标准，一切技法最后都要落实到这一点。为了达到气韵生动，艺术

家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通过描写外形，表现出内在的情感。顾恺之有“迁想妙得”之说，即是达到气韵生动的经验之谈：将自己的内心迁入对象形象精神之中，是谓“迁想”；把握物象真正的神情，是谓“妙得”。

品鉴中国画时会重视笔性、笔法、笔趣等，更常常会用到“笔力”这个词。笔力，体现的是艺术家内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这便需要以六法中的“骨法用笔”来达到了。笔要有力，其源在骨，得骨法，有骨气，成骨力。在中国画中，形象、色彩的内部核心就是骨，艺术家倾注于形象内部的精神思想就是骨；骨的表现则依赖于用笔，中锋见骨，侧锋见势。

品赏中国画，自然还有许多方面，以上约略提出几点，是认为应该特别注意的，且是明显有别于西洋画的。这些大的审美原则既融会于艺术家个体的作品中，又呈现出中华绘画千姿百态的情致和风韵。如果懂得一定的中国画知识，欣赏中国画应该不是困难的，如果有美学、文学乃至哲学、历史等综合的中国文化储备，则品鉴的乐处无疑会显得更为丰富了。

“中国画家名作精鉴”丛书正是从品鉴的角度入手，邀请艺术家和批评家撰写品鉴文章，除了综合评述之外，尤其对每幅作品做针对性的风格和技法解读。对于一般鉴赏者、收藏家、绘画学习者来说，当起到引导、津渡的作用，而对于深入研究者，亦不失一家之论，裨益之功岂可错过呢？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画一觉悟。尘世劳顿，心何所安？曰：游于艺。

热来寻扇子

李仲芳

电扇、空调等家用电器的历史还非常短暂，作为消暑的实用工具，扇子已经使用了千百年。而折扇发展成为承载书画艺术的高雅物品，也有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

中国传统的扇文化起源于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烈日炎炎的夏季，随手撷取植物叶或禽羽，进行简单加工，用来遮挡太阳并产生风，故扇子有“障日”之称，这便是扇子的起源。

《尔雅》有“以木曰扉，以苇曰扇”，从中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扇子可能是长方形的苇编物。早期的扇子主要还不是用来纳凉，而是统治阶级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与特权，用来做仪仗的，这种仪仗扇多见于皇宫中，所以扇子又叫官扇。

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已经开始流行在团扇上书写和绘画了。《晋书·王羲之传》云：“王羲之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

六角竹扇，添王羲之的书法，身价大增。而浙江省绍兴城区的蕺山街，至今仍保存着古老的题扇桥。

隋唐之后，羽扇与纨扇大量出现，而这时期

的文人墨客喜爱把玩扇子，视其为“怀袖雅物”，一些诗人、词人，除了饮酒作诗，亦经常边摇纨扇边吟诗作赋。

在这一时期，与扇子有关的诗词大量出现。韩愈《春雪》有“已讶陵歌扇”；张祜《赋得福州白竹扇子》有“藤缕雪光缠柄滑，篾编银薄露华轻”；李峤《风》有“月动临秋扇”；杜牧《秋夕》有“轻罗小扇扑流萤”。更有李峤的《扇》、白居易的《白羽扇》、唐怡的《咏破扇》，等等。

与此同时，在古代美术作品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持扇的人物。

例如，盛唐时期的人物画家张萱所画的《捣练图》，绘有一女子手持短柄腰圆形团扇。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画中可以看到一位妇女手执绘有牡丹图案的长柄团扇。周昉还有一幅更为直接的《挥扇仕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图绢本，设色，描绘宫廷中妃嫔、宫女持扇侍立，扇为长柄团扇，扇面上有一对鸾凤。还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唐代孙位《高逸图卷》，又名《七贤图》，图中有一位高贤手执短柄扇。

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存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第四段描写韩熙载欣赏乐伎演奏管乐，袒胸露腹，挥扇听乐，旁有一侍女也手持长柄团扇，上绘有山水画。

《宋书》中有记载皇帝向范曄求扇面书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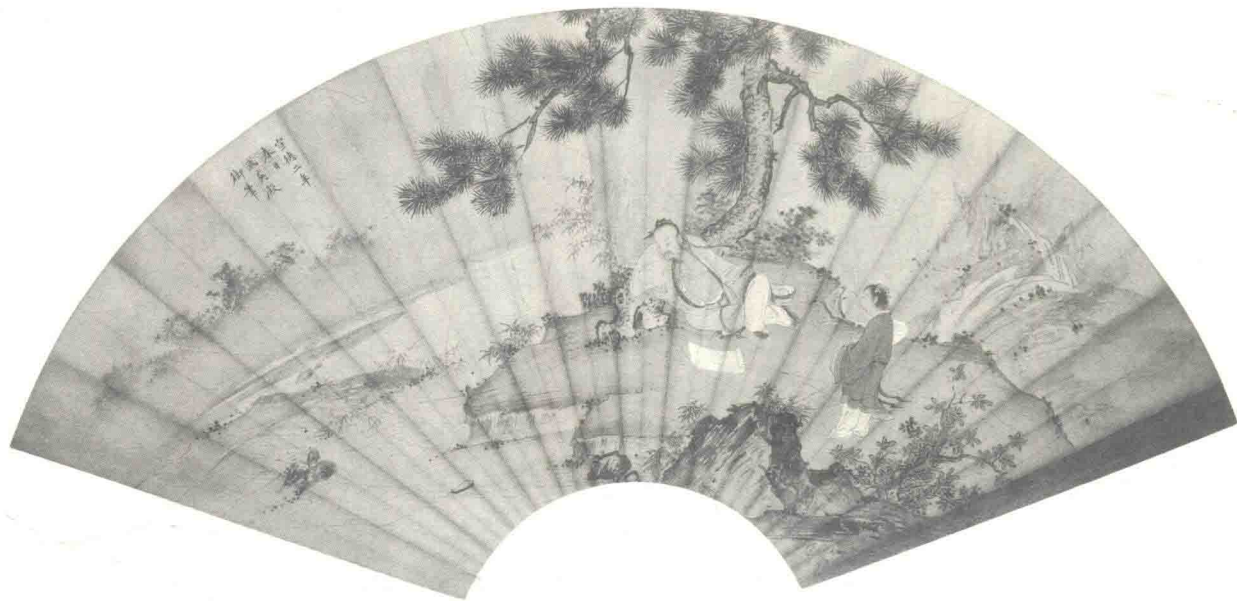
故事，可以说明扇面书画这种形式上自皇帝，下至庶民，人见人爱。

扇面书画艺术在宋代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在元代，游牧出身的最高统治者的兴趣大概在马背上，或寻觅“弯弓射大雕”，故元代既没有继承前代团扇艺术的繁荣，也没有开启后代折扇艺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扇面书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涵盖了明清绘画的主要流派和知名画家的重要作品，既表现出每位画家的个人风格，又体现了明清时代的画坛特点，可以说他们以精致的形式“描绘”了明清绘画史。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作者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题材方面的书画特色，多数是大家熟悉的，有的则是罕见的。扇面书画虽非鸿篇巨制，但玲珑别致，独具一格，因而历来受到书画家们的重视和喜爱。从这些书画扇中，能看到朱瞻基至任颐、倪墨耕等画家的个人风格，也可窥见明清两代绘画发展史的一个侧面。

折扇扇面书画是一种古老的书画表现形式，条屏、斗方、册页之外，还有扇面，其文化底蕴深厚，而普及面也极为广泛，几乎所有明清以后的书画家，都在扇面上作书、绘画。往来应酬互赠扇子及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至今仍是文人之间的一种雅事。

明代是折扇流行的开始，这或许是由于永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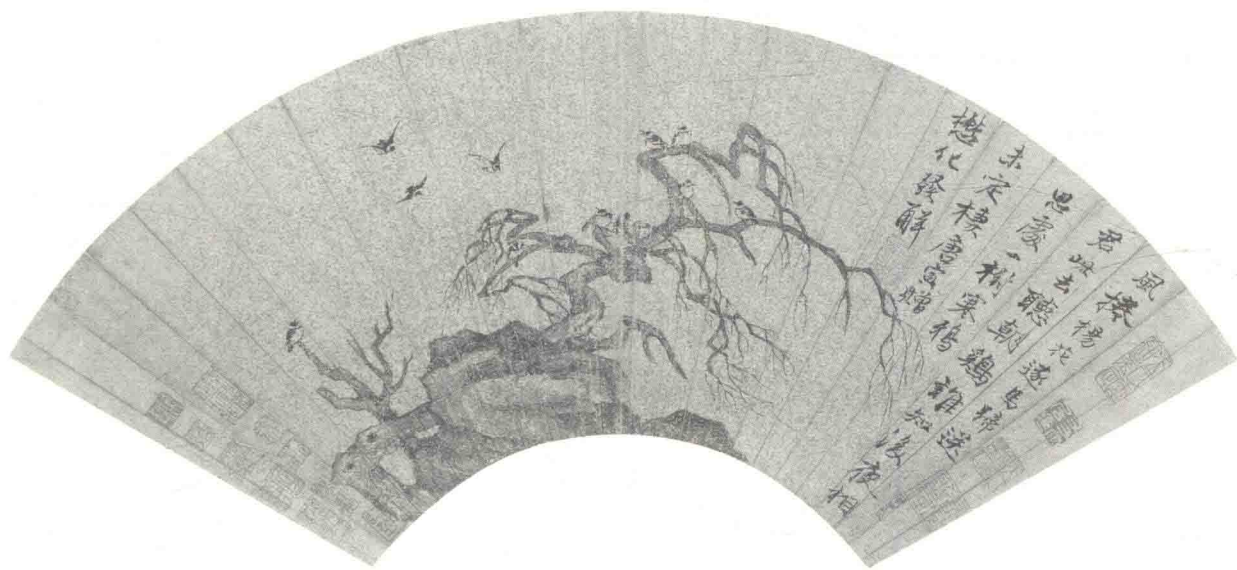
松下读书图·朱瞻基

时期明成祖的倡导。近代出土的明代藩王墓物件中折扇不少，可与上述记载相印证。而明成祖长孙、宣宗朱瞻基是一位与北宋徽宗赵佶齐名的艺术家皇帝，书画水平同样出类拔萃，他的这把《松下读书图》折扇是目前流传下来最早的扇面作品。因其形体之大、年代之早，堪称“天下第一扇”。

扇面上是朱瞻基自绘的《松下读书图》。画面当中有一棵古松，松叶苍翠、松干遒劲，一位文士衣着随意，盘腿倚于树下，面前是一卷摊开的书页，在他身旁有一红衣书童。溪水潺潺流过，幽静中营造出一份惬意。

明代的文人墨客不仅喜欢用折扇，并且乐于在扇面上作画赏玩，风雅至极。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等都有传世的扇面作品。文徵明的《红杏湖石图》写春暖花开时节，红杏满枝，依湖石盛开，画面树干双钩，点以花蕾，使人感到艳而清雅、空灵简洁。前人评《红杏湖石图》云：“秀雅清超，绝无画家浓艳气。”

唐寅的《枯木寒鸦》，一棵从巨石后面穿插而过的枯树，落叶已尽，树枝上栖息着一群寒鸦，画上自题诗云：“风卷杨花逐马蹄，送君此去听朝鸡。谁知后夜相思处，一树寒鸦未定栖。”可



枯木寒鸦·唐寅



兰竹石·马守贞

见这是一幅赠别的画，有“断肠人在天涯”的意蕴。

周臣、董其昌、蓝瑛、陈老莲、陈淳、周之冕、项圣谟等，从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直至秦淮歌伎都有扇面画形式的书画作品。

明清易代之际，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马湘兰等秦淮歌伎均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色艺冠时。马守贞工兰竹，尤善画兰，故人称马湘兰。这幅画，兰花叶子婀娜动人，配以竹石，秀逸清雅。王稚登说她：“画兰最善，得赵吴兴、文待诏三昧。”足见其画工之妙。

从明代起，折扇制作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布，以地名或人名著称的就有杭扇、曹扇、川扇、歙扇、弋扇、潘扇、方扇、黄扇、青阳扇、溧阳歌扇、丰润画扇、武陵夹纱扇、金陵柳氏扇、尹氏纸麦扇、吴扇等繁多的名目，也有以功能用途分的春扇、秋扇等品种。扇骨、扇面的制作日趋精良，且各有名家；扇面书画广泛流行，在文人雅士中得到认可。当折扇发展到艺术之扇的时候，已经不大具有实用的因素了，折扇书画的审美性便是其全部内容。文人雅士人手一扇，普及如同当下的手机，扇子也完全从一种实用消暑工具转变为一种艺术审美载体了。

清代是中国折扇大发展的时期。扇子在文人、官员间的使用更加频繁。扇子不仅是用以生风凉的工具，也不仅是一种艺术品，还成为一种身份

地位和趣味的象征。不仅是夏天，就是在天气凉爽的季节，手执一扇，打开收拢，或佩挂在身，或藏于袖中，都具有人格彰显、情绪交流的意义。

“清初四王”被尊为山水正宗，他们精研了古人图式与笔墨语言，绘画笔墨凝练，技法娴熟，各是风貌，他们都有扇面书画作品，尽管构图较少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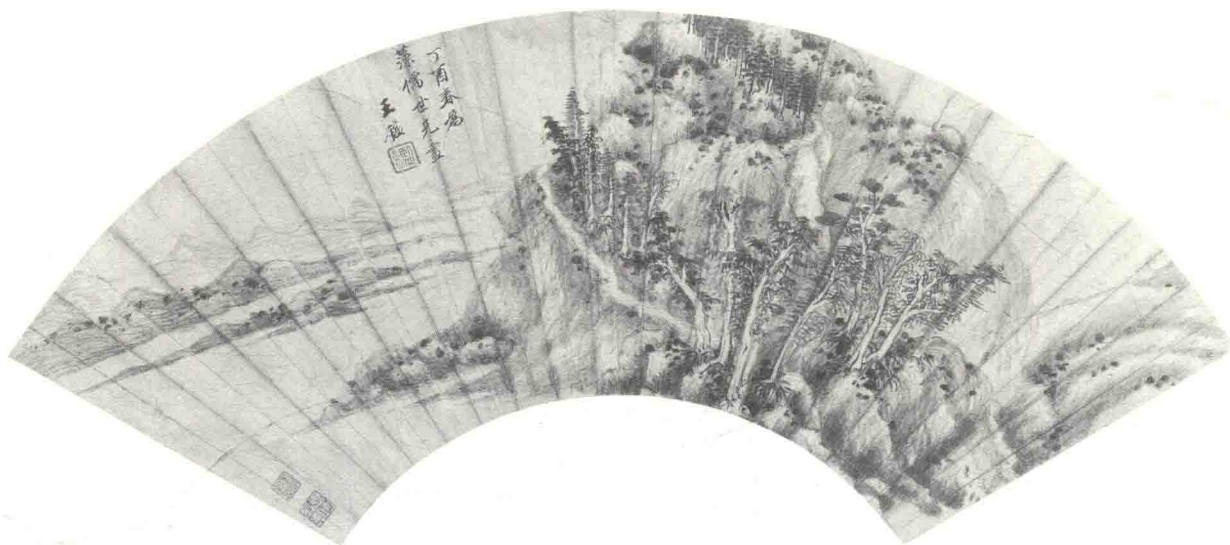
王时敏的扇面山水画作品，苍润松秀，浑厚清逸。王时敏主张摹古，笔墨含蓄，秦祖永《桐阴论画》评王时敏：“运腕虚灵，布墨神逸，随意点刷，丘壑浑成。”

王鉴早年由董其昌亲授，时从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见宋元诸名公墨迹，他的扇面山水画墨色清亮，颇得黄公望、倪云林遗意。王时敏曾题王鉴画云：“廉州画出入宋元，士气作家俱备，一时鲜有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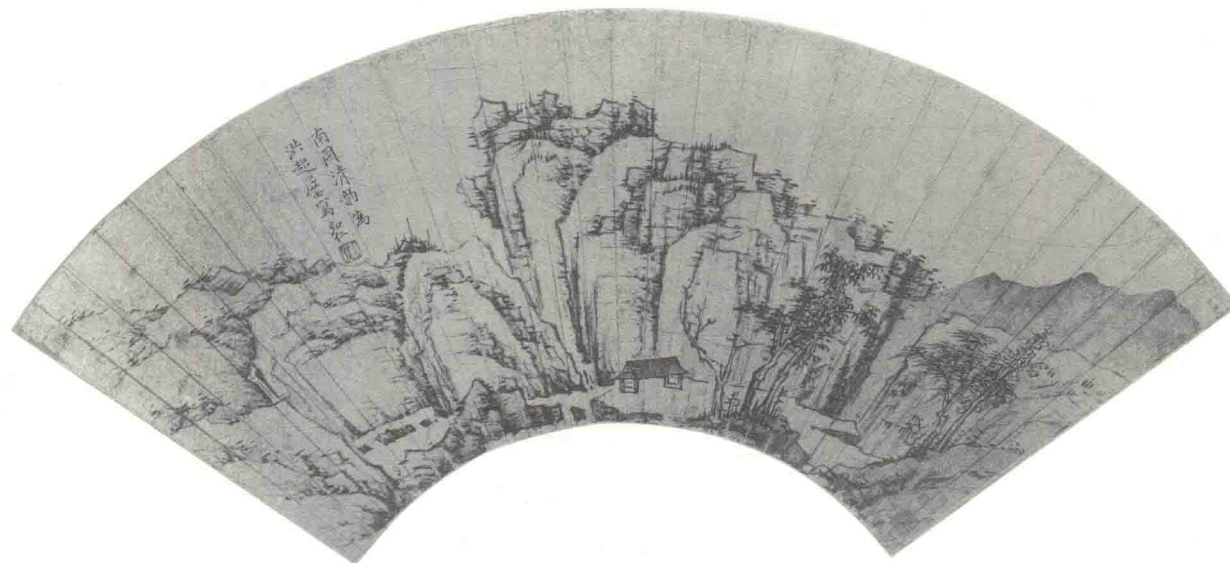
“清初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他们出家为僧，多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借画抒发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之情。四人都擅长山水画，也都有扇面书画作品。

其中，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他的扇面山水画，山峦悬崖峭壁起伏，线条勾勒灵动，用墨枯湿浓淡兼施，虽是扇面作品，却淋漓洒脱，具有磅礴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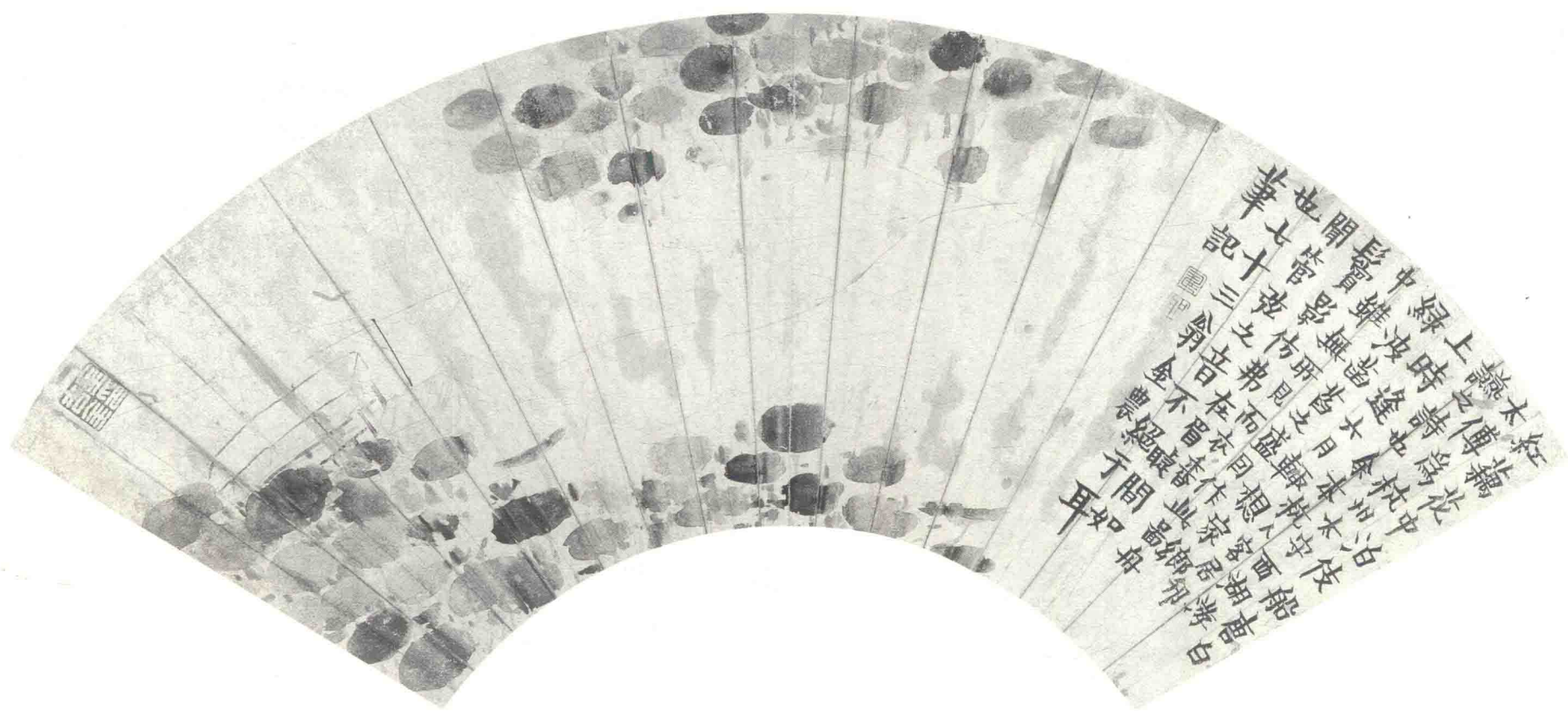
弘仁扇面山水画《南冈清韵》，树木疏朗顾盼，山石峻逸清旷，笔法刚劲简静，意趣高洁俊雅。



山水·王鉴



南冈清韵·弘仁



荷花·金农

弘仁师法“元代四家”，尤崇倪瓒画法，查士标题弘仁山水画云：“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一奇。”

清代金农、郑燮、黄慎等“扬州画派”清高狂放，书画往往抒发胸臆、表达真情实感，他们都有扇

面作品。

金农是杭州人，晚寓扬州，卖书画自给。他的扇面《荷花》是他在扬州时所作，画的是杭州西湖的荷花与画舫，反映了画家对家乡的思念之情。金农工诗文书法，画中题写的书体，兼有楷、

隶体势，时称“漆书”。

龚贤为“金陵八家”之首，他的扇面山水画多画树石、水阁茅屋，在题材上属于倪云林式的江南小景。龚贤的特色在用笔、用墨上，他的线条滋润而坚韧，一波三折，用墨由淡至浓，渍染



荔枝·吴俊卿

层次分明，常常画出黑中透亮的感觉。他的墨法对黄宾虹、李可染有一定的影响。

戴熙工诗书，善绘事。是“四王”以后的山水画大家，被誉为“四王后劲”。晚年观摩巨然真迹，在用墨方面有深切的领会。他的《仿巨然长江图》笔墨松秀，沿江石壁、滩涂，还有长江

支流上的木桥等，描绘细致，内容丰富，有咫尺万里之势。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画家，带着吴门派、浙派、扬州派、金陵派、虞山派及毗陵派的遗风走进上海。在当时的上海，商贾与士绅之间交往，绘画与书法的

赠酬是极为普遍的礼品，典雅适宜，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扇面书画也极其繁荣。任伯年、吴俊卿等海派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借鉴吸收外来艺术，凸显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形成了著名的“海上画派”，成为中国



芙蓉小鸟·倪墨耕

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

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重视写生，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能。他一生画了大量的扇面作品，他的花鸟画着墨不多，而画面饱满，格调清新，花鸟尤见灵动。任伯年对近现代人物画、花鸟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吴俊卿的扇面作品《荔枝》，以篆书的用笔写出，线条充满了金石味，自然潇洒，酣畅淋漓。画面虚实关系也处理得十分巧妙，两边红色的荔枝似有一种舒展的拉力，扇面虽为折枝，上方加以长题，使得画面丰盈而喜气。

倪墨耕初学画于王小梅，光绪中行商沪上，

爱任颐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其人物、花鸟充分体现了任派绘画的特点。他的扇面花鸟画用笔松灵秀润，线条活泼流畅，色彩淡雅秀丽。

中国古代文人们都有处处留墨的喜好，折扇经文人或者书画家的手之后便与书画结下了奇缘。中国扇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来有“制扇王国”之称，扇面画同样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丰富而多样的艺术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在扇面上书写作画，是中国对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独特贡献。

有了书画，不仅美化了扇面，而且也用来显示高尚趣味及自身修养。作为一个文人，如果没

有一把像样的能够代表自己身份的书法折扇，必定会被大家嘲笑。就连说书人每次上台，也都会拿着一把折扇，忽而展开，忽而收拢，收拢之后能当惊堂木，在桌子上一拍，作为演出的道具使用。

乾隆时期，广州的商人曾专门生产适应欧洲贵妇趣味爱好的象牙折扇。折扇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

明清两代扇面书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构图简洁、运笔流畅。书画家在创作时需要布局精准、技法娴熟，一幅盈尺小品往往能体现创作者在自然情态下的艺术造诣和笔墨意趣，因此扇面书画在美术史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扇面与书画结合以后便已超越其实用性，成为一件艺术品。许多收藏家将书画扇面直接裱成册页，而不制成可折叠的成扇。还有人将成扇扇面揭下，装裱后收藏起来。因此，古代扇面书画大多以册页的形式保存至今。

明清扇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朽的历史生命，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传承存续的筋络与血脉。



松下读书图·朱瞻基

朱瞻基（1398—1435），即明宣宗，为明代第五位皇帝。洪熙元年（1425）即位，朱瞻基与其父仁宗的统治加在一起共十一年，史学家们称之为“仁宣之治”。

此画写一位落拓不羁的文人倚坐古松下，身边溪水潺潺，面前是一卷摊开的书页，画中文士神态悠闲自适，如同王右军“袒腹东床”。前面侍立书童身着红衣。据传，戴进在仁智殿呈画《秋江独钓图》，因画红衣钓者，被人进了馋言，遭至皇帝不悦，而这个皇帝，正是宣宗。